

亚太妇女跨国迁移及其性产业与公共治理

——菲律宾 NGO 的社会行动探析^{*}

施雪琴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性产业相互推动,促使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卷入性产业。如今,性产业的蔓延与繁荣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引起各国政府与相关非政府组织的极大关注。因此,治理性产业的法律与公共政策也成为亚太地区国家与公民社会讨论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菲律宾妇女海外性工作者与菲律宾 NGO 的社会行动为例,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移民在跨国迁移中的角色、地位与社会、性别危机,以及公民社会参与性产业的社会治理行动与策略。

关键词:亚太妇女移民;性产业;菲律宾 NGO

中图分类号:D73/77.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10)01-0057-08

前 言

移民女性化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表现与特征,在妇女跨国迁移的浪潮中,性工作者构成妇女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男性移民相比,妇女移民普遍遭受经济剥削、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的侵害,而其中性工作者更是成为妇女移民群体中社会地位最低,最易遭到剥削与侵害的群体。由于各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差异,导致各国政府在治理性产业的法律政策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不仅影响了对性产业的公共治理,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而公民社会,作为一个超越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体,在性产业的公共治理与保护性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治理性产业的重要力量。

^{*} 收稿日期:2010-01-08

作者简介:施雪琴,女,重庆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一、亚太地区的妇女移民:结构与问题

移民女性化是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迁移的一个重要特征与表现,亚太地区作为人口跨国迁移活动的主要地区,女性跨国迁移的规模、结构、特征与影响尤其引人注目,成为影响亚太国家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妇女跨国迁移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女性的跨国迁移活动异常活跃,参与跨国迁移的妇女人数迅猛增加,妇女成为亚太地区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东南亚与南亚,女性作为跨国劳工输出的比例大幅并稳定增长。据国际劳工组织(ILO)199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亚洲女性只占亚洲跨国劳务输出总数的15%,到20世纪80年代,该比例上升到25%,到20世纪90年代,跨国务工的亚洲女性已达180万,基本上与跨国务工的男性持平。在有的国家,如在菲律宾、印尼与斯里兰卡等国,妇女劳工输出甚至已经超过男性。^[1]

第二,虽然亚太女性跨国迁移活动呈现出移民目的地全球化、移民结构多元化、移民方式多样化的趋势,目前其迁移结构与类型仍然集中在亚太地区为中心的低端劳务市场,主要表现为以家庭工人为主的低(无)技能劳工、以色情(娱乐)行业为主的性产业从业人员及以商品化婚姻为主体的依附型迁移。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妇女涉足性产业的现象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移民妇女在移入国从事性产业的现象非常普遍,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固定的行业与区域。如菲律宾移民妇女主要分布在日本、香港、韩国,泰国移民妇女主要在日本,印尼移民妇女主要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而缅甸、老挝的移民妇女主要在泰国。而近年来,中国女性前往东南亚从事性工作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已引起当地社会的关注。从事家庭服务业、商品化的跨国婚姻与跨国性产业成为亚太妇女跨国迁移的主要模式。

第四,移民妇女在亚太地区跨国的性产业链条中,成为人口贩运集团的重要目标。尤其是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后,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妇女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加入性产业,成为国际人口贩运集团的商品。另据2002年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估计,每年有大约225 000名东南亚妇女、儿童被国际人口走私集团贩卖到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及欧洲等国从事性产业。^[2]

亚太妇女迁移的类型与结构特征使她们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剥削、歧视,甚至奴役与虐待。并且,亚洲女性迁移的目的地主要在亚太地区^[3],尤其是中东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及东亚国家与地区,这些国家与地区普遍存在的以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男权观念无疑加深了移民妇女

关于亚太女性的迁移概况与特点,请参看 Gaeme Hug, *Mi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port for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ww.gcim.org. Nana Oishi, *Women in Motion: Globalization, State Policies, and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佟应芬:《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女性跨国流动的特点与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

参看施雪琴:《全球化视野下的女性跨国迁移:以1978年以来中国女性迁移东南亚为中心》,《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 Baradan Kuppusamy, *Malaysia's hot new import: Chinese sex slaves*,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Asia/EG16Ae02.html>。

东南亚国家性产业链条与跨国的人口贩运集团密切相关。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移民研究中心根据1997-1998年的调查,出版了关于中南半岛地区妇女移民的一系列报告,主要有《泰国妇女迁移德国:原因、生活条件及其对泰国与德国的影响》、《在泰国从事性产业的中国妇女》、《在东亚与东南亚的泰国性工作者1996-1997年》、《泰老两国之间的儿童贩卖》、《中缅泰边境的儿童贩卖》、《东南亚地区的妇女劳工迁移:变化与延续》,都涉及到国际人口贩运集团贩卖妇女并操纵其从事性产业的情况。

的困境。除了来自社会经济方面的歧视与剥削,种族(文化)或者身份(国籍)歧视外^[4],移民妇女,尤其是移民女佣与性工作者因为其工作环境的隐蔽性使她们更容易遭受暴力与性侵害。2009年3月,联合国相关机构与国际移民组织的一份最新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妇女工人成为HIV的易感染人群^[5],而阿拉伯国家妇女外劳主要来自菲律宾、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因此,“易受伤害”(vulnerability)成为亚太移民女工在整个迁移过程中共同遭遇的表述,尤其是女性移民中的性工作者,在亚洲深厚的男权文化的土壤与社会环境里,无疑更是一个被国家法律与社会道德所“罪化”与“污名化”,歧视与攻讦的群体,成为移民社会中地位最低的群体。

二、菲律宾妇女跨国迁移:特点与影响

在亚太妇女跨国迁移的图景中,菲律宾妇女的跨国迁移无疑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首先,妇女成为菲律宾海外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菲律宾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众所周知,菲律宾是世界上著名的劳务输出大国,800万左右的海菲劳分布在192个国家与地区,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海外菲劳每年高达70亿-8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为菲律宾国家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海外菲劳因此被称为“国家英雄”。

其次,女性化是菲律宾劳工海外迁移的显著特征。菲律宾海外移民高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市场对半熟练工人与低技能工人的大量需求刺激了菲律宾工人的海外迁移,而菲律宾政府也将劳工输出长期确立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从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后期,菲律宾人的海外迁移一直以男性为主要构成,只有12%的菲律宾女性迁移海外从事劳务。8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海外劳工工人迅猛上升,从1987年47.2%增长到2002年的69%,2004年甚至达到75%。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署1997-200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菲律宾女性海外就业一直连续增长。导致菲律宾妇女大规模海外就业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国内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与就业严重不足推动菲律宾妇女海外就业人数猛增;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与地区服务业发展及从业人员的严重不足是拉动菲律宾女性海外迁移的重要力量。

第三,菲律宾女性海外就业,呈现出鲜明的结构与类型特征。据“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的统计资料显示,大约64%的海外妇女菲劳在15-34岁之间。从她们就业的行业来看,数量最多的是家庭服务人员与护理人员,主要分布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新加坡、香港、台湾等亚太地区及北美地区与西欧国家。其次是性工作者,包括大量的在娱乐行业就业的舞女、吧女,尤其在日本最为集中。据报导,1998年,在日本的15万性工作者中,大约一半来自菲律宾。^[6]此外,在亚洲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如韩国、香港、台湾、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也普遍存在菲律宾移民妇女涉足性产业的现象。

第四,菲律宾女性海外迁移的庞大规模及特殊的结构与类型,已经引发严重的性别与社会危机。一方面,菲律宾妇女移民工人集中在低端劳务行业的结构与特征严重固化了海外菲律宾女性的形象,她们已经被刻化为“女佣”与带有色情含义的“艺人”形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

1974年,马科斯政府颁布的《劳动法案》(Labor Code),将推动菲律宾人海外就业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并建立了海外就业发展署(OEDB)与国家海员银行,负责海外就业市场的发展、招聘及菲律宾工人的安置。1987年的菲律宾宪法进一步规定了菲律宾的外劳政策及国家在推动海外就业方面的角色。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负有完全责任保护国内与海外劳工、组织的与个人出国的劳工,推动全面就业与就业机会的平等”——笔者注。

根据“菲律宾海外就业署”(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的年度报告,1992-2006年,菲律宾每年新增海外就业的女性数量分别为:123 399(1997)、133 458(1998)、151 840(1999)、178323(2000)、186 018(2001)、199 423(2002)、166 325(2003)、209 372(2004)、201 538(2005)、184 416(2006)。

量妇女菲劳的输出,关于海外菲律宾妇女被伤害的报导不断,尤其是 1995 年新加坡菲佣弗洛尔(Flor Contemplacion)被处死刑事件,在菲律宾国内与海外菲律宾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菲律宾公众对海外菲律宾妇女移民工人人权的广泛思考。另一方面,大量中青年妇女的海外迁移也引发了国内各种各样的家庭与社会问题,妻子与母亲角色与责任的缺失使菲律宾社会开始集体反思由国家推动与主导的劳务输出政策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菲律宾妇女海外移民引发的广泛而深刻的性别危机与社会危机成为菲律宾公众生活的重要话题。

第五,妇女海外迁移成为推动 90 年代以来菲律宾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保护海外菲律宾工人权益成为菲律宾 NGO 的重要责任,移民与菲律宾公民社会发展呈现高度互动的特征,甚至可以说,移民妇女成为当代菲律宾政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女性加入海外就业的浪潮,对移民女性的权益保护成为菲律宾政府国家与公民社会关注的问题。1995 年颁布的《海外菲律宾劳工与海外公民保护法案》是菲律宾政府保护海外菲劳的重要里程碑,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菲律宾公民社会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2003 年通过的《海外菲律宾人选举权法案》也是菲律宾公民社会推动移民工人权益立法倡议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它保障了数百万海外菲劳的政治选举权利。

三、菲律宾 NGO:反性产业合法化与行动

可以说,菲律宾移民妇女在海外从事性产业是二战后亚太地区性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实际是菲律宾国内的性产业向海外的一个延伸。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与经济社会原因,菲律宾是亚太地区性产业非常繁荣的国家。菲律宾性产业的发展与二战后美军基地的建立与长期存在,以及 70、80 年代亚太地区旅游业、休闲娱乐业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美国军事基地的长期存在是菲律宾妇女从事性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给菲律宾社会,尤其是菲律宾妇女带来严重的危害。带有新殖民主义痕迹的性产业发展在菲律宾遭到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左派劳工组织的严重抗议。1998 年 9 月 16 日,大约 6 000 名菲律宾人举行和平示威,反对延长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租借时间。妇女代表走在抗议队伍的前面,与反新殖民主义的左派人士相比,她们更担心美国在菲军事基地的长期存在将给菲律宾妇女与家庭带来的社会影响,导致更多菲律宾妇女与未成年人陷入性产业的陷阱与困境之中。^[7]在反对延长美军驻菲军事基地租借期限的社会抗议活动中,妇女 NGO 主要担忧美军基地长期存在将进一步促进菲律宾性产业的发展,加速恶化菲律宾妇女的地位与困境。从总体来看,菲律宾公民社会在原则上也是坚决反对性产业的合法化,即使国际劳工组织要求菲律宾政府承认性产业的合法性,但这也遭到菲律宾妇女 NGO 的抗议。

首先,菲律宾妇女 NGO 反对“性产业合法化”,她们认为“性产业合法化”并不能消除性剥削,反而合法化性消费者对妇女的虐待行为”。其次,从事产业的妇女真正需要的是谋生技能的培训与教育机会,菲律宾妇女不能接受性工作者这个称号。第三,反对将性产业职业化与合法化,因为它践踏了妇女的权利与尊严。妇女 NGO 认为,性产业合法化将进一步恶化妇女正在遭受的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尤其是大量妇女因经济贫困所迫,以及遭到暴力侵害而被迫从事性产业活动。因此,应该在基于性别结构、压迫妇女的制度结构等多维政治、经济与社会框架下来讨论菲律宾性产业问题。^[8]菲律宾 NGO 对性产业的抵制得到了“国际反贩卖妇女联盟”(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CATW)的支持。该组织是于 1988 年成立的旨在推动妇女人权,反对性剥削,尤其是反对贩

参见施雪琴:《全球化、妇女迁移与亚洲公民社会:移民女工权利保护与菲律宾 NGO 的角色》,《东南亚研究》2009 年第 6 期。

运妇女从事性产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其次,菲律宾 NGO 对性产业的抵制还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菲律宾被美国国务院评定为亚太地区重要的性工作者的输出国、接受国与中转站。^[9] 引诱、贩卖儿童从事性产业尤其猖獗。1997 年,菲律宾有 30 万女性与儿童卷入性产业,其中未成年人大约在 6 万人到 10 万人之间。^[10] 因此,抵制性产业是消除性产业链条上贩卖妇女与儿童罪恶、对妇女儿童实施保护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海外从事性产业的菲律宾妇女移民工人主要集中在日本。日本的菲律宾移民工人大约有 90 % 是女性,其中 90 % 以“海外艺术表演者”的身份获得工作签证到日本的酒吧、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工作。日本的菲律宾艺人在海外菲律宾劳工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菲律宾政府将她们归于海外菲律宾艺人,并颁发资格证书推动她们到海外就业。2004 年,“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的数据表明,有 71 480 名菲律宾艺人前往海外工作,其中 70 619 名进入日本工作,签证有效期为半年。2005 年,美国国务院监察与反人口贩卖的年度报告同样显示,有 71 084 名菲律宾妇女以表演艺术家身份进入到日本性产业行业。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持“海外艺术表演者”签证的菲律宾女性按照事先签定的合同,是禁止从事性产业活动的。但实际上,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菲律宾“海外艺术表演者”已经成为“性工作者”的代名词。特殊的工作场所与残酷的经济剥削是促使她们工作性质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首先,“发展行动妇女网络”(Development Action for Women Network, DAWN) 的研究报告显示,几乎所有的菲律宾艺人都是在签约的夜总会、酒吧等场所工作,并遭受严重的经济剥削,如允诺每月的 2 000 美元工资,多数人得到的却只有 300 - 700 美元,护照与旅行证件被扣押,人身自由被限制。工资通常是在合同期满时离开日本之前领取。^[11] 这与她们的预期经济收入相差甚远,因此,采取其他方式获得“快钱”成为可行之道。其次,酒吧、夜总会的老板为经济利益,鼓励、纵容甚至强迫菲律宾艺人采取各种方式获得顾客青睐,发展固定的客人到酒吧、夜总会消费。此外,除了酒吧、夜总会工作外,多数菲律宾艺人还从事一些高级的商业陪侍活动,名为“同行”或“同伴”(dohan),而这种工作方式多数也成为性产业的一种形式。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对海外菲律宾艺人问题的关注成为菲律宾公共社会生活的主题。1991 年,日本的菲律宾舞女 Marcris Sioso 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触发了公众对海外菲律宾性工作者工作环境与人身安全的思考与讨论。Sioson 案后,一个名叫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的菲律宾民间调查机构在全国做了一个名为“公众对海外菲律宾妇女劳工的态度:菲律宾劳务输出政策的意义”的民意调查。该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妇女劳工的输出将会产生更多的家庭问题与困境。调查还发现,在妇女外劳与国家形象问题上,有 47 % 的被调查者不认为妇女外劳会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21 % 认为妇女外劳(尤其是女佣与色情行业)影响国家形象;32 % 没有直接表态。此后,菲律宾的民间调查机构还做了一系列的关于移民劳工问题的公共调查,内容包括“菲律宾家庭、妇女角色与其他社会问题”、“海外菲律宾女工的危险处境”、“公众对海外工作母亲的态度”。这些调查显示,公众普遍认为,菲律宾艺人与家庭女佣面临特殊工作带来的危险、她们的海外务工对家庭有决定性的影响、她们在海外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形象。^[12]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海外菲律宾妇女劳工集体命运的关注成为菲律宾政府与 NGO 的重要话题。1995 年后成立的一大批妇女 NGO、移民权益保护 NGO 可以说是菲律宾政府与社会对海外菲律宾移民妇女权益高度重视的表现与结果。但多数移民 NGO,或者妇女 NGO 都着重于海外菲律宾女佣群体,而对于海外菲律宾艺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则较少有专业 NGO 团体来支持。而 1996 年成立的“发展行动妇女网络”则是近年来在保护与救助海外菲律宾艺人方面取得成效的一个妇女 NGO。

“发展行动妇女网络”的宗旨在于帮助海外回来的菲律宾妇女(性工作者)重新融入家庭与社

会,开展生产职业技能培训,开展社会宣传与倡议,反对一切对妇女的暴力与歧视,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来护持援助在海外饱受创伤的菲律宾妇女及其子女。“发展行动妇女网络”实施的具体项目包括:医疗健康援助、法律事务援助、职业技能培训、综合社会服务(包括个案跟踪管理、旅行寻亲服务、临时住所提供、信息咨询、教育协助)、宣传与研究、立法游说、跨国合作等。

“发展行动妇女网络”成立 10 多年来,在援助海外菲律宾性工作者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首先,该组织的活动取得了实际的效果。截止 2006 年,共有 386 名从日本回来的菲律宾女性及 503 名 JFC(日菲混血儿童)加入“发展行动妇女网络”,并获得实际帮助,重新融入菲律宾社会。其次,积极参与妇女 NGO 与移民 NGO 的立法倡议活动,促成 2003 年菲律宾反人口贩卖法案与 2003 年海外菲律宾人选举法案的通过。第三,积极加入国际妇女人权保护组织,并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2006 年 2 月,“发展行动妇女网络”成立 10 周年之际,与国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生命之声全球伙伴”(Vital Voices Global Partnership)举办了主题为“承认妇女尊严与权利,关注妇女迁移与人口贩卖”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得到相关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包括前美国国会参议员,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致电祝贺,赞扬它们对打击人口走私,保护妇女人权所做出的贡献。

从根本上看,作为救助海外菲律宾性工作者的 NGO,“发展行动妇女网络”反对菲律宾妇女到海外从事性产业。2005 年,由于在日菲律宾艺人普遍涉及变相的性产业活动,尤其是人口贩运集团有组织地贩运妇女到日本从事性产业,日本政府在美国国务院人权观察组织的压力下,对(海外)菲律宾艺人入境政策实行改革,要求入境的菲律宾艺人必须接受过两年正规的歌舞训练,或者有两年工作经验,这对菲律宾女性进入日本带来了影响。由于该政策有利于限制菲律宾妇女在日本从事性产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犯罪集团贩卖菲律宾女性从事性产业,因此得到菲律宾 NGO 的普遍支持。“发展行动妇女网络”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针对菲律宾艺人的入境政策改革。但菲律宾政府担心此举将影响菲律宾女性的海外就业,因此菲律宾政府专程派员到日本商议,希望延期执行该签证政策,此举遭到以“发展行动妇女网络”为代表的菲律宾 NGO 的抨击。她们认为,1995 年《海外菲律宾劳工与海外公民保护法案》虽然是菲律宾海外工人权益保护的一大转折点,但国家对菲律宾工人外汇收入的过分依赖,使其所做出的不鼓励菲律宾海外就业方面的承诺并没有得到实现,菲律宾政府与日本政府关于菲律宾艺人入境政策的交涉,实际上反映了菲律宾政府在保护海外移民权益方面的心口不一。政府十分清楚菲律宾妇女在日本的生存状况与工作性质,但却无意来改变这样的现状。该组织的执行主任 Carmelita Nuqui 女士认为,日本政府的新政策有助于打击遏制菲律宾女性从事性产业趋势,从长远来看,菲律宾女性的人权与安全比国家的外汇收入更重要。^[13]“发展行动妇女网络”的主张也得到一些菲律宾 NGO 的支持,并提出新的措施来缓解日本入境政策改革对菲律宾女性带来的经济困境。如菲律宾移民倡议中心(CMA-PHIL)提议日本政府将海外艺人保护纳入日本政府对菲发展援助项目,为海外艺人建立社会安全保障,并为因新政策失业的海外菲律宾艺人提供资助。在 2004 年 1 月菲律宾众议院召开的听证会上,菲律宾移民倡议中心执行主任 Elene Sana 将这个建议作为议案提交讨论,她认为,建立海外艺人保护基金从根本上符合日本政府海外发展援助项目的援助、减贫的宗旨,贫困的菲律宾女性如果能享受日本政府发展援助而不再出国从事性产业活动,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社会妇女的地位,推动菲律宾妇女的发展。

四、结语:跨国迁移中的性别、阶级与国家

首先,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表现与特征,以发展中国家人口为主体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所折射的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收入差距问题,大规模的劳动力跨国迁移实际上反映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

治经济结构困境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移民工人被国家赞誉为拯救国家经济的“民族英雄”而给予崇高的精神鼓励,而这一切是否能抵消数百万海外移民工人及其家庭遭遇的伤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将推动菲律宾人海外就业确立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却又长期忽视菲律宾外劳的权益保护,更无从谈及改革国内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结构,努力消除菲律宾人被迫海外迁移的贫困根源。正如菲律宾文化学者 Sonny San Juan 所言,“外劳实际上被当作‘奶牛’,源源不断地为把持国家政治经济的权贵集团输送血液,毫无疑问,这种‘输血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无助于彻底根除制约菲律宾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菲律宾移民工人的经济贡献反而掩饰了国内寡头政治集团治理的无能与低效。”^[14]从更深层次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发展中国家依靠劳动力出口这种“依附型”方式参与由发达工业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改变,而这种依附式的结构已经全面渗透到南北国家体系中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英国牛津大学“移民、政策与社会研究中心”(COMPAS)的资深研究员布里奇·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在其著作《从事肮脏的工作:家庭雇佣工人的全球政治》(*Doing the Dirty Work? The Global Politics of Domestic Labour*, London, 2000)一书中,考察了来自菲律宾、斯里兰卡等欠发达国家的移民女工在移居国家家庭中的地位与处境,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移民女工普遍作为“合法奴隶”的令人震惊的事实。作者从依附论出发,深刻剖析了劳动力跨国迁移浪潮中折射出来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不断深化的依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不断强化的霸权地位。作者通过对工业化国家中产家庭的雇主与家庭工人的关系考察与分析,认为雇主对家庭工人的权力及工人对雇主的全面依附关系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霸权,以及二者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真实的依附关系的体现。安德森对跨国移民工人与全球政治关系的研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反映出全球化浪潮下劳动力跨国迁移的政治经济本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席卷,资本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权力符号及新殖民主义的象征,正在挑战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脆弱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治理不善、经济效率不高及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诸多问题持续恶化,导致越来越多的贫困与失业人口加入国际移民浪潮。

其次,应该看到,性工作者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浪潮中一个重要构成。从历史看,性产业的产生与长期存在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工业化在全球的发展更是推动以妇女为主体的性产业在全球的蔓延与繁荣。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浪潮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亚太地区性产业的蔓延与繁荣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衍生产业。由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推动性产业因素的长期存在,性产业很难在人类社会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可以以此为借口来漠视性产业的蔓延,尤其是当现代性产业广泛涉及到严重侵犯妇女与儿童人权的暴力与伤害等犯罪行为。此外,我们更应该看到,妇女在现代社会成为性产业的最普遍的受害者,尤其是本文所探讨的因贫困所迫而涉足性产业的亚太国家的移民妇女,她们的遭遇不仅仅是人权遭到侵犯,而且从更深层次看,它折射出全球化时代性别与社会阶级分层关系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妇女在全球化时代,正逐渐坠入新的阶级金字塔的最低层。如

该书获得2001年英国社会学学会(BSA)颁布的 Philip Abrams Memorial Prize。评论认为,该书不仅探讨跨国移民劳工流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联系,而且通过发达国家家庭服务人员的“种族化”(racialization)现实及家庭劳动关系的不平等现象,挑战发达国家自我刻画的“平等社会”形象及以自我(种族)为中心的女权主义。<http://www.britisoc.co.uk/publications/PAM.htm>。

参看 Lisa Law and Kathy Madean, *Globalization, Migr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NGO Mobilization for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http://journals.upd.edu.ph/index.php/kasarinlan/article/viewFile/1414/pdf-57>。

果说妇女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那么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都有责任来挽救、保护这一日益扩大的女性群体,在消除性产业产生的根源——贫困的同时,也必须推动国家与公民社会对性工作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与救助,因为无论从全球范围,还是从国家范围来看,她们是不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受害者。

注释:

- [1] *Female Asian Migrants: a Growing But Increasingly Vulnerable Workforce*, ILO, 5 February 1996.
- [2] "Human Trafficking: Asia Persistent Tragedy", [http: www.atimes.com/atimes/Asian - Economy/ DJ10Dk01.html](http://www.atimes.com/atimes/Asian - Economy/ DJ10Dk01.html).
- [3] Maruja M.B. Asis, *Asian Women Migrants: Going the Distance, But Not Far Enough*, [http: 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Feature/display.cfm?ID=103](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Feature/display.cfm?ID=103).
- [4] Janet Saltzman Chafetz,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New York, 1999. P108.
- [5] [http: www.unaids.org/en/knowledgecentre/resources/featurestories/archive/2009/20090310-migrants.asp](http://www.unaids.org/en/knowledgecentre/resources/featurestories/archive/2009/20090310-migrants.asp).
- [6] Virginia Calvez, *Filipino dancers keep swinging despite yen*, Reuters, 7 July 1998.
- [7] "Thousands protest U. S.-Philippine military accord", *Reuters*, 16 September 1998.
- [8] Ex-streetwalkers fight VFA: "Form advocacy groups in urban centers", *The Philippine Journal*, 18 September 1998.
- [9] "US Dept. of State,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July 12, 2001.
- [10] CATW Fact Book, *Statistics and the State of the Philippines*, 24 July 1997.
- [11] Carmelita G. Nuqui, *The Trafficking of Filipino Women in Japan and the Development Action for Women Network*. Research report.
- [12] Robyn M. Rodriguez, *Domestic Insecurities: Female Migration from the Philippines,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ubject-Status*, Working Paper 114, March 200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13] Newspacket, published by OFW Journalism Consortium, Volume 4, Number 1, March 15, 2004.
- [14] Sonny San Juan, "Oversea Filipino workers: The emergence of Asia-Pacific Asia Diaspora", [http: Manila.com/Philippines/2009/11/10](http://em Manila.com/Philippines/2009/11/10).

[责任编辑:乔云]

Migrant Women labor Sexual Industry and Public Governance : An Examination of Philippine NGOs ' Social Action

SHI Xue-q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Since 1970s, with Asia-Pacific sexual industry booming, more and more migrant women have been and being engaged in sexual industry, which is generating significantly impact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sia-Pacific countries, therefore, it attracts amount attention of governments and NGOs. This paper focuses on Filipino overseas sexual worker and NGOs' attitude towards sexual industry, exploring the status and gender crises of migrant women in global migration as well as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urbing sexual industry in Asia-Pacific countries.

Key words: Asia-Pacific Migrant Women Labor, Sexual Industry, Philippine NGOs